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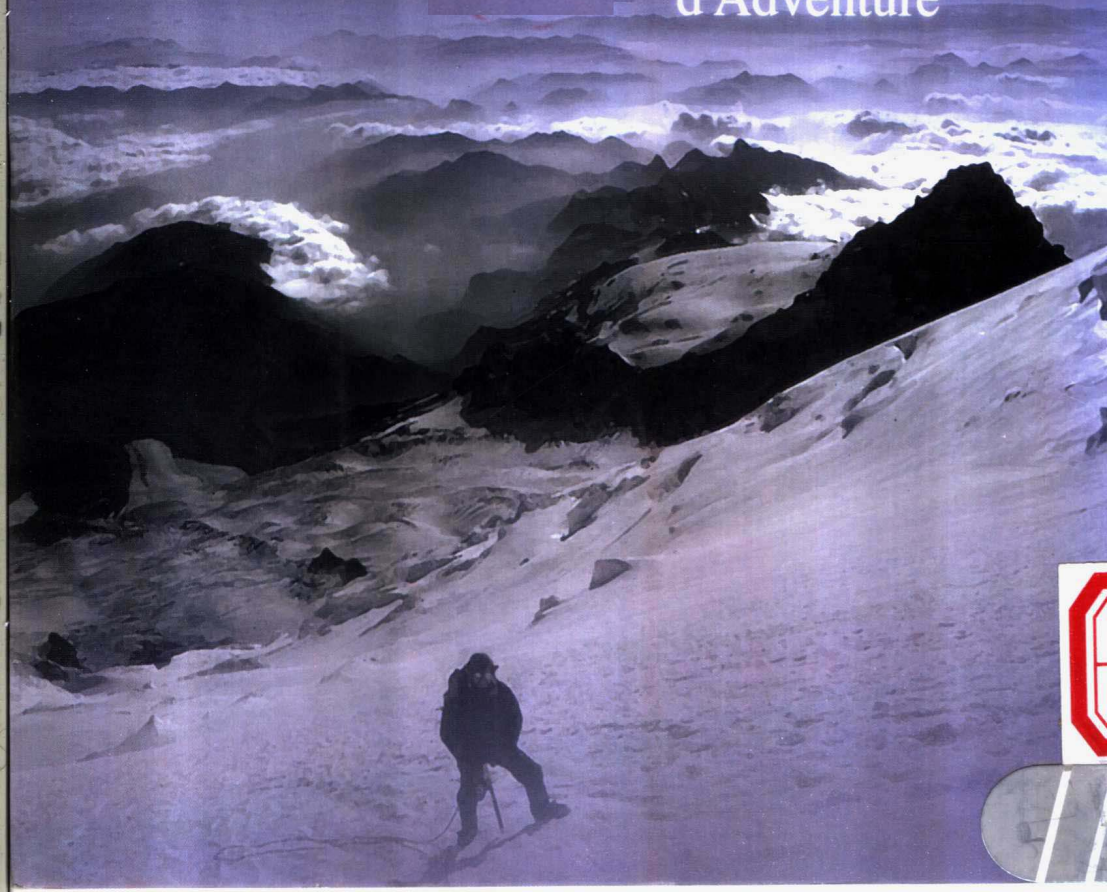
Femme
d'Adventure

她去了更多地方冒險，更愛這個地球。

Jessica Maxwell 潔西卡・麥斯威爾 [著]
子文 [譯]

愛與冒險的人生

Femme
d'Adventure



愛與冒險的人生

作 者／潔西卡・麥斯威爾

譯 者／子文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地 址／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02)2978-9528・(02)2978-9529

傳真電話／(02)2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1999 年 4 月初版

定 價／22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愛與冒險的人生

Jessica Maxwell 潔西卡・麥斯威爾 [著]
子文 [譯]

Femme
d'Adventure

Femme d'Adventure

Copyright: 1997 By Jessica Maxw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EAL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9 NEW RAIN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是否除了恐懼本身，沒有什麼事是可怕的？就像大多數的女人一樣，我了解這句話裡的哲學涵義，但是只有少數人能將恐懼趕回它潮濕、黑暗的巢穴。我知道在這方面我並不孤單。在所有的女人的生命裡，永遠要記住的是，她們被自己的恐懼綁住手腳，並且在跳一場致命的探戈。這樣的恐懼不是一般的，它會擾亂生活，使自我的生命變得貧瘠。我們可以視之為敵人。有些女人會正視它，有些會試著否定它，有些則是與之俱亡。對勝利者來說，恐懼並不能使他變得強大或是軟弱，反而是那些很快棄甲投降的人，才會深受其害，並且在投降的一刻，他們會瞥見「恐懼」最害怕的東西——信仰。

有不在少數的婦女同胞是活在自我的天地中，無論是她們的身體還是靈魂，都沒有跟外界打交道，她們受到「廣場恐懼症」(agoraphobia)的折磨——一種

對開放空間的恐懼——這也意味著你無法看到這些女人在河裡嬉玩，在天空滑翔，或是在水裡與鯨魚一同歌唱。這是有些人絕不願意看到的悲劇。即使能走過客廳，跨越前門的門檻，走到戶外迎接明亮的一天，她們臉上也沒有對冒險的期待，有的只是在心裡涇涇沁出的恐懼的汗水。「那又如何呢？」就算你向那些長久以來將自己禁錮在自己房裡的女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她依舊無法回答你，因為她已經習慣生活中有些小小的害怕，它們小到幾乎無法察覺的地步，但是這樣微小的恐懼卻可以膨脹到如宇宙般大，讓她以為自己失去了在這個世界中行動的能力。

再看看這位這位典範吧！如果她無法真正馴服心中的恐懼，至少她會在陽光底下為此哭泣。舉例來說，有人能告訴我們**真正**能做的事——在急流中泛舟，到外蒙古釣魚，鼓起勇氣尋找阿拉斯加冰蟲——僅僅因為她敢冒險，並且明白她自我懷疑的底限何在——是的，她會受傷，是的，她有時也會受到打擊，是的，她甚至會與死神如此接近，但是靠著新的視野與經常恢復生氣的信仰，她撐過來了。

我個人的偶像——潔西卡·麥斯威爾——就是這樣的人，她讓我想起路奇維克·比梅爾曼（Ludwig Bemelmans）的小說中帶著孩子氣的主角，那位脾氣暴

躁，有著一頭淡紅色頭髮的法國小女孩，麥德琳。麥德琳從不畏懼任何事，說話總是令人不寒而慄，她甚至在動物園裡都能對老虎大聲喊叫。的確如此，一旦你讀過麥斯威爾的文章，你就會了解我說的話很恰當。這個女人會蹦蹦跳跳，會潛到海中，會在空中飛翔；她扯開嗓子，將恐懼吼出，無論是在騎馬與徒步的冒險中，她都這麼做，恐懼可以說是她最親密的旅行夥伴。

我還記得第一次讀她的文章時的情景：有一次，當我搭機時，飛機突然像跳蹦蹦舞一樣晃動得很厲害，因為當時我們正進入休斯頓上空大約兩萬呎的颶風中心，那時座位上行李箱的蓋子都鬆開了，飛機上下左右搖晃著，閃電劃過機身，機翼也啪啪作響。我很害怕，在座位上大聲禱告，直到有位乘客將一本雜誌拿到我面前要我閉嘴為止。她甚至將雜誌翻到某篇特別的文章，然後反摺過來交給我。我看了一下標題，是「**痛苦的原理**」，作者就是潔西卡·麥斯威爾。在那個時候，我處於極度恐慌的狀況，我心裡想，何不看看呢，反正我就快死了。於是我繼續看下去——或許它對我會有所幫助。此時，酒精是無濟於事的，對飛行的恐慌也不能幫上什麼忙，跪倒在走道上，也只會惹人閒惡而已。

所以，我讀了那篇文章，當她以俏皮而又有些愚蠢的語氣道出自己害怕飛行

時，我不禁暗自嘀咕這個女人是否真能解除我一絲一毫的恐懼。不過當我往下看時，我發現自己不但開懷大笑，腰桿也挺直了一些，手掌上的汗水也乾了，我的腦袋清醒過來，我又恢復了一些最起碼的尊嚴。

接著，她拋出一個讓我無法逃避的難題——她的說法使得我情緒大亂。她寫下一句如同這場暴風雨一般教我感到慌張的話：「當你的年紀越來越大，你就要承認自己老了。」

嗯，是的。有誰能夠對這句超邏輯的話，提出辯駁呢？還不只是這樣——在她與生俱來對危險事物的接受能力之中，有一種使她能脫離險境，並得以存活下去的信念。當我領悟這個道理時，飛機還是繼續顛簸著，我的胃液都快吐出來了，不過在我的內心裡突然升起一種意識：我可以和這個女人一樣，她不也是克服了之前的恐懼，以致於現在獲得解脫？她一直考驗自己的五臟六腑，所以，我不只是相信，也要好好聆聽她所說的話。

在這些情感流露、語帶幽默的冒險與自我挑戰的故事中，潔西卡·麥斯威爾一次又一次地以她的信念完成非凡的挑戰。她用一種非常敏銳、非常原創的隱喻或涵義來說出她的想法。我發現自己在看完她的故事之後，還能在心中回味那些

圖像、味道與顏色。然而，如果我鼓起勇氣去行動、去旅行、去游泳，或者去跳傘，我終究要掙脫知識的束縛；我只要回頭瞧瞧，就會發現，其實我並不孤單。

羅莉安·海明威 (Lorian Hemingway)

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

一九九七年七月

目錄

序 3

前言——四海一家 11

第一部 冒險之道

痛苦的原理 23

冬天裡的鐵頭鱒魚 35

雪橇狗 43

「鯉」魚傳奇 53

琤琮的河水 69

第二部 廣袤的世界

到神秘的地方：愛爾蘭 89

到外蒙古探險 117

一個寧靜的城市：威尼斯 147

第三部 自然的生命

稀有的野生動物 163

藍色大海中的歌聲 191

鷹隼的禮讚 211

蒙大拿的野牛 223

和鮭魚一起游泳 233

馳騁在草原上的野馬 239

前言——四海一家

我們所要搭乘的飛機被一團活生生的巨大冰雪吞噬了。這場暴風雪遮住整個夜空，白色的雪花急速掠過窗外。不管氣候多惡劣，我們都必須起飛。朱諾（Juneau，阿拉斯加首府）機場的屋頂就像是變戲法一般消失了。我看了看四周，似乎沒有人感到緊張不安。阿拉斯加人彷彿沒有神經似的——這就是他們何以能在這灰熊出沒的地方生存下去的原因。

天氣似乎好轉了，我心中責怪自己像是個「Cheechako」——在阿拉斯加的土語中，這是「患了莫名其妙恐熊症的中年人」的意思。我們的飛機忽然轉向一邊，兩具引擎都熄火了，看樣子是引擎發生故障。飛機就這樣懸在半空中，我知道我們即將墜落，或許正好掉到一個洞穴前，而裡面全是正在酣睡的灰熊，當然，我是機上唯一的倖存者。想到這裡，我的指甲不由自主地掐著鄰座那位英俊男士

的手臂。他笑了一笑，拍拍我的手，然後說：「別擔心。那只是為了繞過檸檬溪谷所作的轉彎而已。」

真是%\$！我想知道「繞過檸檬溪谷的轉彎」是什麼意思。

「那是在這種天候下，飛離朱諾的唯一航道。」他回答我。「飛機不但要側飛，而且要切掉引擎動力。這樣做，飛機就不會撞山。朱諾機場是美國境內最危險的機場之一，但大多數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機師都是箇中老手了，所以他們敢這樣飛。這不過是冒險活動中的一部分而已。」

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喜歡這種關於引擎的謬論，尤其是當你坐在飛機上的時候。這架飛機還是噴射機呢！無論機師是不是箇中老手，飛機於兩千呎的高度在暴風雪中側飛時，切掉引擎動力似乎是件極端危險的事。

但這就是冒險啊！

事實上，如果你在字典上查「adventure」（冒險）這個字，你在它的解釋裡會看到以下這些字眼：「risk」（危險）、「hazard」（賭運氣）、「chance」（機會），或是「uncertainty」（不確定）；「exciting」（令人興奮）與「courage」（勇氣）通常也會同時出現。它的陽性名詞「adventurer」意味著人們推崇

某位男士的「大膽」或「勇敢」。然而，它的陰性名詞「adventuress」立刻會讓人聯想到「一個處心積慮的女人，想要用不正當的方法贏得社會地位、財富等東西」。除了這種明顯的侮辱之外，這樣的定義也道出可悲的傳統偏見：女孩們不適合從事真正的冒險活動。

但是當我們的引擎重新發動，飛機載著我們衝進冬季的天空時，我心裡可不那樣想。我想的是，為何我身旁的這個傢伙看起來有些眼熟。

「我們在哪裡見過面嗎？」我問他。

「昨天我們在舞會跳過舞呢！」他有點羞澀地說。

他所指的是西特加島（Sitka）一年一度的舞會，參加的人都要穿上十九世紀的傳統服裝。這是阿拉斯加節慶中的重頭戲，在這天裡，為了慶祝一八六七年時，美國人聰明地避開已經在這塊土地生活好幾代的「特林吉」（Tlingit）族印第安人，自俄羅斯手上買來阿拉斯加，全市陷入一片狂歡的氣氛中。我也斜著眼看他。

「噢！」我叫了起來。「你就是那位頭戴熊皮帽的傢伙！」

他說他以前是一位地質學家，也曾在這阿拉斯加矮灌木叢中住過好幾年，他在那裡經常看見一大群流著口水的北極熊，但是他從未開槍傷害牠們。不過現在

他住在船上，當他捕起體型大得嚇人的比目魚時，就不得不射殺牠們，因為若非如此，「你的腿會被牠們吃掉」。他在讀書時，曾經靠販賣在附近河流旁捕捉到的動物的毛皮過活，這可以解釋他，佛瑞德·弗林史東，昨晚一身的行頭是怎麼回事。他的穿著活像是上個世紀的獵人一樣。

我回想他與我認識的大多數人之間，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為何他身上會有一種熱情？他的眼神是非比尋常的深邃，也帶著一點狂野的氣息。那不是魯莽——他身上沒有屬於青春期的盲動。事實上，安全是他最優先考慮的事。他告訴我，他不會不帶著步槍就冒冒失失地闖進荒野裡，不會在冬天裡搭乘小飛機飛行，也不會沒有計劃就去泛舟。當他開車時，總是會繫上安全帶，即使是在西特加這樣道路速限只有十四哩的地方。然而，從他眼中流露的卻是非比尋常的慎重，那更像是由於獨特的勇氣所展現出的原始才智。

在這樣的才智中，有著接近完美的信念根基。這是在很多現代男士身上找不著，但卻可以在少數的現代女性中看到。當你明白這個事實之後，你就可以確定一件事：這些人放棄了正常的家庭與工作，來到這蠻荒之地，他們依舊能生存下去。他們可以是漁夫或獵人，或是賞鳥家、徒步旅行家、登山家與自然攝影師。

他們是冒險家，男女都有，他們被一條看不見的繩索繫在這片大地上，他們必須將身體浸泡在河水裡，他們的指甲縫中有著紅色的泥土，他們呼吸森林裡新鮮的空氣，讓幾乎絕唱的老歌在耳邊響起，以取代城市裡的喧囂。他們熟悉水獺用尾巴捕捉鱒魚的拍打聲。他們不會對啣著楓樹種子，在空中旋轉的小飛蟲感到疑惑。他們會躺在麋鹿睡過的地方，越過灰熊出沒的小徑，在融雪中找到麋鹿的腳印，並在脖子上搽上一種白楊花淬煉的香水。在午夜時分，他們也會聽到營帳外各種難以辨認的聲音。他們可以由室內的溫度猜測雪崩的範圍。他們也遭遇過本世紀以來最大的風暴，忍受在激流中泛舟的痛苦。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旅行家，會在日本京都的古老寺廟中喝著抹茶，在愛爾蘭的葛爾威跟著小提琴聲通宵跳舞，在法國潛水時吃著紅豆與米飯，他們親眼看到聖馬可（St. Mark）的遺體藏在一堆火腿中走私到威尼斯。

人們每天都會祈禱，希望自己能擁有這些體驗。噢，儘管如此，我們對於這些事情的感覺卻是多麼驚鈍啊！我們表面上會找出各式各樣的理由，推說自己沒有時間，但私底下必須承認自己對異域及荒野有著莫名的恐懼。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我們可以每天坐在時速七十五哩的汽車裡毫無懼色，卻害怕徒步走在一條